

子華子卷三之四

顛六

子華子卷之三

四同卷

顛六

晉

人

程

本

著

北宮子仕

北宮子將仕於衛子華子曰意來子之所以
自事其心者亦嘗有以語我乎北宮子曰意
未得以卒業也以是樵蘇之弗繼糊其頤頰
於人雖然謹志其所欲爲於善而違其惡也
庶幾於完子華子愀然變乎容有問曰意是
何言歟善奚足願而惡奚足違吾語若聖人
不出天下潰潰日趨於迷欲以有已而卒於

喪也已欲以達之於人而卒於失人凡以善
故王者作興將以濯滌今世之惛悞去善其
殆可乎哉善弗去亂未艾也而又奚以善爲
北宮子曰嘻有是哉願畢其說子華子曰人
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文滑如理亂
一

顛六

焚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
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
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
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明弗居則耗而又
奚以善爲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

誦誦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因蕩而還精白津
津若遺而復存其神明休休常與道謀去羨
去慕孰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爲善則
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
耶子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

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願之意而接彼忿悁
之心何爲而不鬪鬪且不止小則囂凌詬誶
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
於殆矣北宮子曰嘻若是其甚也子華子曰
有甚哉吾語若禍之所自起亂之所由生皆

存乎欲善而違惡今天下老師先生端弁帶
而說乃以是召亂也學者相與熏沐其中局
而亦唯此之事是事禍也父以是故不慈子
以是故不孝兄以是故不友弟以是故不共
夫以是故不帥婦以是故不從君以是故不

顛六

二

仁臣以是故不忠大倫蠹敗人紀消亡結轍
以趨之而猶恐其弗及也悲夫石碣欲完其
名而殺厚公子輒欲專其國而拒蒯聵寤生
克段忽出而突入季友鳩慶父叔向誅鮒雍
糾之妻尸糾於朝莊或作叔仲子欲託其帑於

魯而先斃其室先君厲公一言而殺三郤華
督父并忽或作思於與夷毛舉其目尚不勝爲
數也是皆名爲求得所欲而能違所不欲者
矣然且大倫斃敗人紀消亡結轍以趨之而
猶恐其弗及也悲夫吾語若亂之所由生禍
之所自起皆存於欲善而違惡夫人之中虛
也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
載於中虛則荆棘生矣父不疑於其子子必
孝兄不疑於其弟弟必共夫不疑於其婦婦
必貞君不疑於其臣臣必忠是還至而效者

也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
惑議必格火道之世上下洞達而無疑志堯
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
直道故也是以天下和平天下之所以平者
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

顛六

三

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載
其所不欲其爲銖兩者倍矣故曰矜功者不
立虛願者不至非惟不足以得福而行又以
召禍故吾不悅於子之言今子亦平其所養
而直以行之何往而不得何營而不就而又

奚以善爲且善不可以有爲也堯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舜亦曰若之何而善於予之事是上與下爭爲善也上與下爭爲善是兩實也兩實則烏得平平不施焉則惡得直失其所以平直則堯無以爲堯矣舜無以爲舜矣吾子謹志於堯舜也而又奚以善爲北宮子之衛主於叔車氏叔車氏有寵於衛君國人害其嬖而將討之北宮子喟然歎曰吾爲是違夫子之言也是以獲戾於此也吾何以衛爲致其所以爲臣而歸

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
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
善之誣言四達公將致其所以賞晏子辭焉
公曰何謂也晏子對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
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
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
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晏
子之辭受其可以訓矣齊之蕪也固宜夫人
之常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愛同於己
者愛之反則憎必有所立矣助之反則擠必

有所在矣譽之反則毀必有所歸矣然而人
主不之察也左右執事之臣從而得其所欲
爲則不禁也世之治亂蓋常存乎兩間齊之
蕪也固宜

子華子曰元者太初之中氣也天帝得之運

顛六

四

乎無窮后土得之溥博無疆人之有元百骸
統焉古之制字者知其所以然是故能固其
元爲完具之完殘其所固爲寇賊之寇加法
度焉爲冠冕之寇故曰殘固之謂寇毀賊則
爲賊夫穿垣竄發鑄鑄其盜之細也夫

子華子卷之三

子華子卷之四

虎會問

晉

人

程

本

著

虎會以其私問於程子曰主君何如主也程子曰昔堯舜在上塗說而巷議所不廢也是

是非非之謂士試爲吾子推言之本也不敢
以古事爲考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
受規諫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身舉士於
白屋之下者四十有六人皆能獲其赤心公
家賴焉及其歿也四十有六人者皆就賓位

顛六

五

是其無私德也夫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無
私德焉忠也江之源出於汶山其大如甕口
其流可以濫觴順流而下控諸羣荆廣袤數
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也所受於
下流者非一壑也夫先大夫文子其訓於是

矣是以有孝德以出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
有武德以羞爲正卿用能光融於晉國顯輔
其君以主盟於諸夏天下賴其仁兵稍之不
試者垂十許年今主君懋昭其勲庸而光賁
於趙宗無以則先大夫文子是焉取則尚德
率義以弘大其光烈其將有譽於四方也乃
若范氏中行氏弗自克也而以覆其宗卿此
則主君之所知也虎會曰辯矣夫子之言願
少進也會得間而謁諸主君庶幾其有瘳程
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夫糾其

邪志而濟其所之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子
其勉行之矣本問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
河納汙衆流是滯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爲
不足也起蹇叔於宛迎邳豹於鄭取由余於
戎拔百里奚於市用強其師以仇慧懷于斯
時也晉國翦焉惟秦是從是故國以士爲筋
幹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也有竇
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
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鳩者展布四體以爲
紀綱之僕本聞之竇叔子之爲人也強毅而

有立方嚴而不判其事主也齊戒後濯而無
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記恥其所聞不惠於
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吾丘鳩年十
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畏之
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

顛六

六

步仞之丘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
所與懋昭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室六
分河山之間龜折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
其社而頽其宗主君之所不判則繫此三臣
之助今無故而戮叔子矣又斃舜華於野以

罪名不聞於國人吾丘鳩恐焉裹糧而之於
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
如是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
君之信臣也夫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心焉聖
人之所畏也今吾子能弗憚煩而以其眇眇
之思務以箴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
其勉行之矣

子華子見齊景公公問所以爲國奈何而治
子華子對曰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
治也有意於爲則狹矣有意於治則陋矣夫

有國者有大物也所以持之者大矣狹且陋者果不足以有爲也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然則國不可以爲矣乎子華子曰非然也臣之所治者道也道之爲治厚而不博敬守其一正性內足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旣成四境以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同此神農氏之所以長也堯舜氏之所以章也夏后氏之所以勤也夫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加多矣請者加多則是

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又將自以爲多夫是之謂重塞之國上有諱言之君下有苟且之俗其禍起於欲爲也其禍起於願治也夫有欲爲願治之心而獲重塞之禍是以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昔者有道之世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覈實官充其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寶神農曰若何

而和百物調三光堯曰若何而爲日月之所
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
青北九陽竒怪之所際是故此王者天下以
爲功後世以爲能以故記之所道而君之所
知也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疑

焉齊之所以爲齊者抑以異矣鐘鼓祝圉日
以耘考而和聲不聞司空之刀鋸斷斷如也
而罪罟滋長諸侯之賓客膏其唇吻而爭進
諛言左右在廷之人主爲蔽蒙僮夫豎隸曉
然皆知公上之有惱心也造爲訶諛以蠱君

心君曾不之知也冕旒清晨位宁以聽怒焉
以古人自耦君之心則泰矣夫其誰而顧肯
以其一介之鄙試嘗君之嗜好而以干其不
測之禍臣慙而不知方始而至於朝也竊有
疑焉夷考所由來以君之心勝故也心勝則

類六

道不集矣羣臣之不肖者又隨而揚之故其
弊目以深其固如性而君曾不之知也夫以
君之明䟽淪其所底滯而開之以鄉道夫孰
能禦之抑臣聞之萬物之變也萬事之化也
不可爲也不可究也因其然而推之則無不

得其要者矣故臣愚以爲國不足爲也事不足治也公曰洋洋乎而之所以言吾欲以有說而無所措吾辭而之道博大而無倪吾所不能爲也嘗曰有以拂吾之陋心子華子退而食於晏氏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量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駕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願質之於吾子子華子

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莫處乎其可絕
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
仲尼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
皇暇之恤季沈曰敢問吾子之不試何也子
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
顛六
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
九
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逝將從其
後也

子華子卷之四



